

《林風未眠》情牽百年動盪史 畫壇大師林風眠重現舞台

鷗洋在滬展覽意象油畫



【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導：女畫家鷗洋近日首次來滬舉辦個展。由中國美協委會、中國油畫學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美研所、廣州美術學院、廣東美協聯合主辦，中國美術館副館長、藝術評論家梁江和上海美術館藝術評論家江海策展，「楊之光美術中心」承辦的「鷗洋意象油畫學術展」即日至二十九日在上海美術館第四展廳展出。值得一提的是，現年七十三歲的鷗洋也是中國提出「意象油畫」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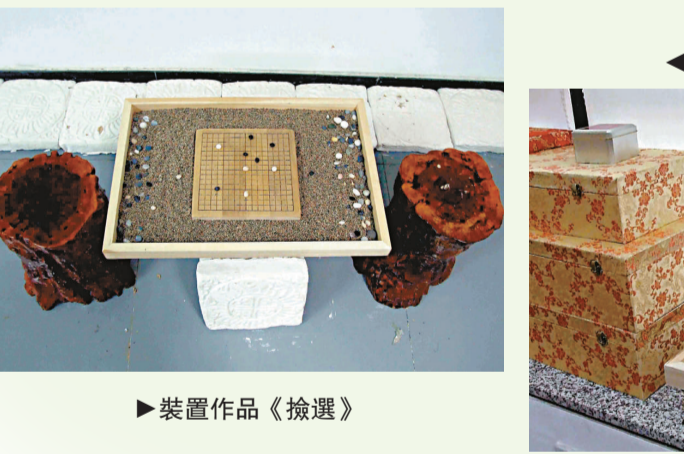
鷗洋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活躍在畫壇，代表作有油畫《女民警》、《往事湧心頭》，水彩畫《金色的秋天》。七十年代，她曾進行過水墨畫創新，代表作品《雛鷹展翅》、《新課堂》在當時引起過較大反響，被譽為「將陽光帶進宣紙水墨畫中」。八十年代初，鷗洋曾應邀到上海為在世藝術家巴金、顏文樑、賀綠汀、謝晉等作現場油畫肖像寫生，留下了珍貴的肖像畫寫生作品。

不過對於這次的上海個展，策展人卻稱爲一個探索當代油畫語言東方之學的學術性畫展，主要展出的是鷗洋一九八六年至今歷時二十四年的意象油畫實驗代表性作品約五十幅。可以說這是畫家畫風有別於前期的一個階段，畫風之變緣起一九八五年，鷗洋師從法籍繪畫大師趙無極，受其藝術思想影響，開始尋找中國當代油畫語言的東方之路，執著堅持至今已二十四年。

中國美術館副館長、藝術評論家梁江說，提出意象油畫，並非畫家個人的事情，而是對中國油畫走向的思考。在他看來，意象油畫也是中國油畫本土化的重要方式。鷗洋的意象油畫探索，將具有中國傳統審美內涵的文人畫筆情意趣與西方印象派色彩相結合，同時吸收西方現代畫派的形式，走出一條獨具個人特色的當代油畫東方之路。

透過此次展覽，中國觀眾可更好了解意象油畫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會對油畫的本土化產生自己的思考。畫展開幕之際，還舉行由梁江主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意象油畫——鷗洋24年實驗文獻》新書首發。

趙栗輝作品具敦煌氣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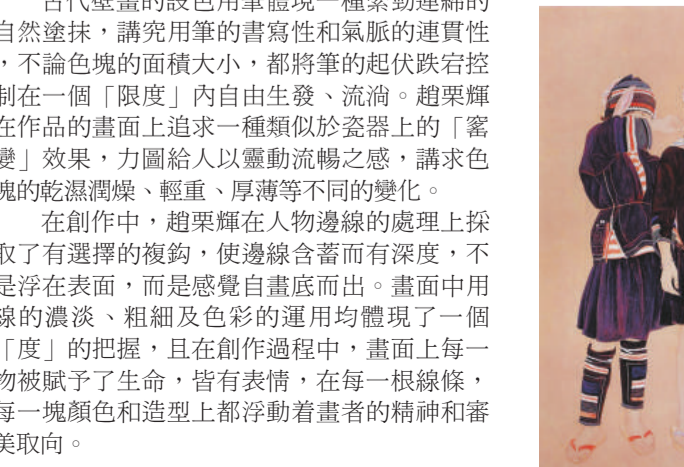


上世紀九十年代，天津畫院專業畫家趙栗輝參加了國家級工程「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八個特級石窟的壁畫複製工作，作品被永久陳列。在前後兩年的實踐中，他逐步確立了以壁畫研究爲重點，在壁畫中尋求中國工筆重彩畫出路的學術觀點。〇四年，他爲人民大會堂天津廳獨立繪製完成大型金箔重彩屏風畫，成爲內地率先將壁畫技法融入當代藝術創作的畫家之一。

爲了用筆講究起伏跌宕，趙栗輝進行了一番「底子的革命」。在畫底材料的選擇上進行了多種不同的嘗試，逐漸摸索形成了一套用「薄畫法」來製造厚重視覺效果的方法。其在「第十屆全國美展」中的獲獎作品《山地百合》在繪製過程中實踐了畫底製作上的改進，畫面呈現的正是他一貫追求的如壁畫般渾厚的視覺效果。

古代壁畫的設色用筆體現一種緊密連綿的自然塗抹，講究用筆的書寫性和氣脈的連貫性，不論色塊的面積大小，都將筆的起伏跌宕控制在一個「限度」內自由生發、流淌。趙栗輝在作品的畫面上追求一種類似於瓷器上的「審美」效果，力圖給人以靈動流暢之感，講求色塊的乾濕潤燥、輕重、厚薄等不同的變化。

在創作中，趙栗輝在人物邊緣的處理上採取了有選擇的複鈎，使邊緣含蓄而有深度，不是浮在表面，而是感覺自畫底而出。畫面中用線的濃淡、粗細及色彩的運用均體現了一個「度」的把握，且在創作過程中，畫面上每一物被賦予了生命，皆有表情，在每一根線條，每一塊顏色和造型上都浮動着畫者的精神和審美取向。



重彩畫作品《月初》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中國現代藝術泰斗林風眠的一生，牽繫着中國近代史中最動盪的一百年，他的一生，充滿着失去、打擊、挫折，仍堅持藝術創作的方向，昂然走過一切風雨飄搖。本地劇團 R&D 劇場將畫壇大師林風眠的生平，搬上戲劇舞台。該劇由何敏文編劇、黃曉初執導。

人生灰暗畫作柔和

在林風眠的人生裡，經歷過多次的生離死別，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他，九十一年的人生中，幾乎涵蓋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命運。他在藝術上有很多理想，但無奈面對連串的歷史事件和政治運動，他的藝術理想不斷受到打擊。他的人生碰到很多灰暗，但他的畫卻很



陳康(右)及何敏文在劇中飾演林風眠和其第一任妻子

【本報訊】古名伸與藝二〇一〇年舞蹈劇場新作《最遙遠的距離》，今明兩天在港公演。

相隔千里，依舊可以心連心；朝夕相對，卻可以形同陌路。一段關係，不論是伴侶、是朋友、是家人，逐漸充斥着不可說、無法說、乃至說不清的處境。

台灣古舞團藝術總監古名伸兼

平靜、柔和，爲何會有這樣大的反差？他是要以最美麗的色彩，撫慰最痛苦的心靈？還是要以最柔和的色澤，抗衡最悲壯的命運？帶着這個疑問，何敏文決定執筆撰寫這個劇本。她說：「寫劇本時，我主要思考林風眠的一生與藝術的關係，爲何他能畫出這些讓人感動的藝術作品。」

在何敏文的劇本裡，有兩件事影響着林風眠的一生，分別是母親與第一任妻子的離去。她說：「林風眠出生於廣東省海縣，母親是家人買回來的苗族女性，被人看不起，在林風眠很小的時候，母親被傳與人，家人最後把她賣走，終其一生再也不相見。」這件事，在林風眠心裡留下烙印。

追求藝術不屈不撓

另一件事，是林風眠二十多歲時留學法國，在法國認識了第一任妻子，是一位奧地利裔德國籍的女子，他們相識一年後結婚，但結婚不夠一年，妻子因難產去世，而誕下兒子不夠一歲便夭折。在林風眠往後的人生，也流露出對這位太太的無限思念。何敏文在劇中將同時飾演這兩個角色，她說：「在林風眠的藝術裡，最有力量的是『美』的營造，而在他心中，母親和妻子就是『美』的代表。」

何敏文說，母親和妻子都是不同族裔的人，而他藝術最大的成就，就是將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的藝術積極融合，也許是他小時候的經歷，把不同民族相融的願望在畫中實現。

在劇本中，何敏文加入林風眠臨終前夢見母親，向母親說自己做不到一生

想做的事，但母親說他已做到。導演黃曉初說：「當你用的方法，全心全意去做想做的事，就會有成果，有這樣的心最重要。林風眠一生不斷地受挫折，但對藝術沒有放棄過，作爲一位畫家，他單純地想創作自己的藝術，堅信藝術可改變世界，可是，每次他都碰到不同的打擊，但他仍不屈不撓，生命裡依然有希望。」他說，劇本最令他感動的是林風眠對藝術的追求，他期望在舞台上向觀眾展現出畫家面對的衝擊多大，從而看到他追求藝術那種堅毅不屈的精神。

由於劇中牽涉的歷史事件複雜，何敏文選擇以希臘劇的模式去寫故事，衆多歌者穿插其中，代表命運及一衆曾出

現在歷史洪流中的各色人等。黃曉初說，希臘劇中歌隊的角色就如說書人，有時會講解或評論故事，有時表達主角的心態，同時亦變成劇中的人物。劇中亦會出現林風眠生平遇過的一些好友或同學，何敏文會綜合這些人物事件，集合在同一個角色作代表。

希臘劇模式寫故事

今次演出，將以簡單的舞台布景及較虛擬的手法去交代時代背景，引發觀眾想像。此外，在舞台上，他亦會以錄像投影，表達林風眠的藝術和他所畫的畫作，並設有現場演奏，營造時代氣氛。

今次在劇中飾演林風眠的主角陳康，是一位年輕的演員，要演繹一位飽歷風霜的畫壇宗師，對他而言是相當大的挑戰。他說：「劇本讓我看到林風眠的一生，雖然經歷很多的黑暗，但他是不斷有希望的人，雖然一個一個希望不斷的破滅，但他仍保持着樂觀，他一生希望尋找一方淨土，沒有政治壓力，能自由的創作。最後，林風眠在香港的生活，似乎較接近他追求的生活。」

R&D 劇場製作之《林風未眠》，將於四月十六至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上演，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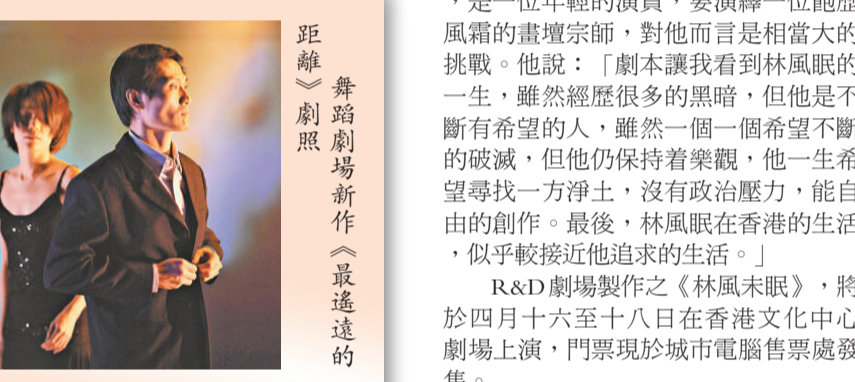


陳康(左起)、何敏文、黃曉初合照 (本報攝)

《最遙遠的距離》今明公演

編舞/舞者，聯同藝多位舞者王廷琳、梁家權、黃茹、陳敏兒及麥秀慧同台演出，以舞姿表達節目主題——「沉默」是最遙遠的距離。

《最遙遠的距離》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於今日晚上八時及明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公演。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三三。



舞蹈劇場新作《最遙遠的距離》劇照

文藝動靜



現代雕塑：鹿回頭 (本報攝)

海口展出黃花梨藏品

海南省海口市博物館日前舉辦該省規模最大的「海南黃花梨藏品展」，共展出民間人士收藏的傢具、文房、祭祀用具、根雕木雕、生產工具等具有代表性的八十七套一百四十五件海南精品黃花梨藏品。展覽免費開放，展期至四月底。春節黃金周期間已接待市民遊客萬餘人。

本次展出的黃花梨藏品大多採用海南工藝手工製作，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歷史人文內涵，形象地展示了數百年來海南人民生活、生產方式的變遷。其中明代、清代、民國、現代的黃花梨木藏品以各自獨特的時代風格和精湛的技藝交相輝映，充分展現海南黃花梨藏品在創作和雕刻藝術的傳承和創新，例如明代黃花梨傢具造型簡潔明快、質樸大方，清代黃花梨傢具精緻厚重，雕飾繁複。而現代黃花梨木藏品則除了仿古式樣的改良之外，還在兼容並收的基礎上進行大膽創新和發展，融入個性化的現代元素。除實物展示之外，展館還通過圖文展板詳細介紹海南黃花梨木生長地理環境、木質藥理、傢具工藝、歷史沿革等。

海南黃花梨是中國最名貴的樹種之一，有着「世界花梨看中國，中國花梨看海南」之美譽，與黎錦、海盜並稱爲「海南三寶」。黃花梨及黃花梨材質古典傢具、藝術品，至今已發展成爲獨具海南特色的文化產品，具研究與收藏價值。



清代大堂傢具組合 (本報攝)



裝置作品《棋局》



裝置作品《揀選》



裝置作品《千佛的意象》

由他擔任主任的天津美院中國畫實驗室的學生們共同完成的，靈感取自於敦煌千佛排列的場景，將一個佛的素胎塑像不斷重複，創造出一個看似千佛的意象，神秘悠遠、變幻莫測。

趙栗輝讚賞「風格即人」的說法，每一件作品的完成都是智慧與經驗結合的產物，也包含着畫家對人生的領悟。他認爲，成爲一個真正的畫家至少具備三點：當代人的情感、傳統文化的浸潤和一顆關注人類命運，不斷尋求崇高人生理想的心。在創作的過程中，應不斷摒棄自身人格上的弱點，使身心進入到一種圓融清明之境，才能使作品的境界達到上乘。

最後他表示，真正的作品不僅要能悅心、悅性，更重要的是能啓迪智慧，提升人的性靈，願與大家共同努力，迎接中國繪畫藝術的再度繁榮。

受壁畫斑駁效果影響，趙栗輝在傳統「貼箔」的基礎上首創了「畫箔」技巧。先對金屬箔進行處理，以箔當色，與植物色、礦物色相結合，使其成爲畫面色彩表現的一部分，箔便成爲了色彩，重彩畫《雙魚》正是採用此法。

作品凸顯智慧經驗

由於趙栗輝的「敦煌情結」，其裝置作品也帶有濃郁的敦煌風情。《棋局》材料取自敦煌鳴沙山五色沙及玉門關、陽關、西千佛洞、鎮陽城的石子，旁邊附有作者一句感言：「大地廣闊無際，棋局卻分大小，你我皆有機會成爲棋盤上的棋子，但最終成爲沙粒回歸自然，安享自在。」裝置作品《揀選》中的脫粒機是趙栗輝專程從敦煌搜集而來。他說，玉米粒有好有壞，真正收穫的時候才能分出好壞優劣，人生也正是一個逐漸成熟、去粗取精的過程，應珍視。《千佛的意象》這個作品是趙栗輝與



重彩畫作品《雙魚》



重彩畫作品《山地百合》

本報實習記者 林倩